

她愛他，這點他曉得，他也從來不曾懷疑。但她也求他殺了她。

Jodi Picoult • 著  
施清真 • 譯

# The Pact 死亡約定

VOICE 15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

The Pact

# 死亡約定

Jodi Picoult • 著  
施清真 •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死亡約定 / 茱迪・皮考特 (Jodi Picoult)

著：施清真譯，-- 初版，-- 臺北市：

臺灣商務，2009. 05

面；公分，-- (Voice；15)

譯白：The Pact

ISBN 978-957-05-2366-9 (平裝)

874.57

98003193

Voice 15

# 死亡約定

The Pact

---

作者◆茱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

譯者◆施清真

發行人◆王學哲

總編輯◆方鵬程

主編◆李俊男

責任編輯◆許景理
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---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02)2371-3712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撥：0000165-1

網路書店：[www.cptw.com.tw](http://www.cptw.com.tw)

E-mail：[ecptw@cptw.com.tw](mailto:ecptw@cptw.com.tw)

網址：[www.cptw.com.tw](http://www.cptw.com.tw)

---

THE PACT 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1998 by Jodi Picoult

Reading Group Guide copyright © 1999 by William Morrow,  
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9

by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USA  
throug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---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版一刷：2009 年 5 月

定價：新台幣 35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366-9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

透過探索內心的聲音：了解發出聲音的內心

這本書獻給我的弟弟強納森，  
他知道太空人廁所的造價、  
俄羅斯方塊的拼法、  
以及怎樣找到不注意被電腦吞下去的一個章節。  
我希望你也知道我覺得你有多棒。

## 謝辭

為這本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，我每次請教一個人，這本書就改變了一點點，直到全書變得跟我當初預期的完全不同，而且比原本好得多。因此，我必須謝謝以下諸位的專長與貢獻：Dr. Robert Racusin，Dr. Tia Horner，Dr. James Umlas，Paula Spaulding，Candace Workman，State Trooper Bill McGee，Alexis Aldahondo，Kristy DePree，Julie Knowles，Cyrena Koury 和朋友們：格拉夫頓郡監獄典獄長 Sindy Bird，Detective-Sergeant Frank Moran，Patrol Sergeant Mike Evans，Chief Nick Giaccone of the Hanover，新罕布夏州警局。謝謝Jane Picoult 和 Laura Gross 率先評閱我的作品。感謝Beccy Goodhart 以及 Morrow 出版公司的同事們讓我重拾對出版業的信心。最後，我得向我的夢幻團隊致敬：Andrea Green，Allegra Lubrano，Chris Keating，Kiki Keating，謝謝這三位工作到很晚，承受壓力，義務協助的律師。

## 第一部

# 鄰家男孩

曾經墜入情網的人，哪個不是一見鍾情？

克里斯多弗·馬羅，《希羅與李延達》

且讓我們擁抱，從這一刻起，我們誓言患難與共。

湯瑪斯·奧特韋，《孤兒》





## 現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

再也沒什麼好說的。

他的身軀覆蓋上她，她的雙臂懷抱著他，腦海中浮現他過去所有身影：五歲時，依然一頭金髮的他；十一歲時，愈長愈高的他；十三歲時，有著一雙男人般雙手的他。月亮輕移，斜掛在夜空，她吸進他肌膚的氣味。「我愛你，」她說。

他吻她，輕柔得讓她懷疑這是不是她自己的想像。她稍微抽身，凝視他的雙眼。

然後，槍聲一響。

雖然從來沒有預定座位，但星期五晚間，欣園餐廳後面角落的桌子始終保留給哈特和戈德兩家。打從大夥有記憶以來，這兩家就是常客，多年以前，他們帶著小孩們一起來，狹窄的角落擠滿了高腳椅和裝尿片、奶瓶的大包包，座位擠到服務生幾乎無法把熱騰騰的菜餚端到桌上。現在只剩下四個大人，他們六點左右相繼抵達，大夥緊緊相鄰坐下，好像這樣就能造成某種磁場吸力。

詹姆斯·哈特最早到。他整個下午都在開刀，想不到卻比預期的早下班。他拿起面前的筷子，取出紙套裡的筷子，好像操弄開刀儀器一樣擺在指間揮舞。

「嗨，」梅蘭妮·戈德忽然出現在他面前。「我想我來早了。」

「不，」詹姆斯回答。「其他人都遲到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她脫下外套，把它捲成一團放在旁邊。「我還希望我早到呢，我不記得我早到過。」

「嗯、妳知道嗎？」詹姆斯想了想說。「我想妳說得沒錯。」

他們的交集是奧葛絲塔·哈特，但葛絲還沒到，所以兩人有點尷尬地坐著。詹姆斯和梅蘭妮曉得對方許多隱私，但他們不是直接跟對方交心，而是葛絲在床上跟詹姆斯不經意提及，或是葛絲跟梅蘭妮喝咖啡的時候聊起，詹姆斯和梅蘭妮想了都有點不自在。詹姆斯輕咳一聲，手指嫻熟地翻弄筷子。「妳覺得如何？」他笑問梅蘭妮。「我應該試試當個鼓手嗎？」

梅蘭妮不禁臉紅，她一感到難為情就會臉紅。她長年坐在參考服務台後面，桌面幾乎像是呼拉裙一樣繞在腰際，實際的問題對她不成問題，輕描淡寫的玩笑話則不然。如果詹姆斯問她：「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目前有多少人口？」或是「妳能不能跟我說相片定影劑的化學成分？」她絕對不會臉紅，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絕不會冒犯到詹姆斯。但鼓手的問題就棘手了：他究竟要她怎麼回答呢？

「你不會喜歡的，」她故作輕鬆地說。「你得把頭髮留長，還得戴個乳環之類的東西。」

「我得知你們為什麼討論乳環嗎？」麥克·戈德邊說邊走到桌旁，他彎下來摸摸太太的肩膀，結婚了多年之後，這個舉動可算是擁抱了。

「別抱太大希望，」梅蘭妮說。「想穿乳環的是詹姆斯，不是我。」

麥克笑笑。「這樣一來，你的醫師執照恐怕會被吊銷囉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詹姆斯皺皺眉頭。「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阿拉斯加遊輪碰到的那個諾貝爾獎得主嗎？他的眉毛上就有個勾環。」

「這正是我的意思，」麥克說。「你不需要一紙證書，也可以用罵人的髒話寫詩，但醫生可不一樣。」他抖開餐巾攤放在膝上。「葛絲在哪兒？」

詹姆斯看了一下手錶，他非常守時，葛絲卻連錶都不戴，簡直令他抓狂。「我想她送凱特到一個朋友家過夜。」

「你們點菜了嗎？」麥克問。

「葛絲負責點菜，」詹姆斯稍帶歉意地說。葛絲通常最早到，而且因為有她在場，席間一切才進行順利，其他場合也是如此。

奧葛絲塔·哈特匆匆踏進餐廳，好像聽到她先生的召喚似地。「天啊，我遲到了，」她邊說，邊用一隻手解開外套鈕扣。「你們絕對想像不到我今天怎麼過的。」其他三人傾身向前，等著聽她講述一些糟糕的事，但葛絲反而揮手叫服務生過來。「老樣子，」她說，隨即燦爛一笑。

老樣子！梅蘭妮、麥克和詹姆斯看看對方，就這麼簡單嗎？

葛絲是個「專業等候者」(Professional Waiter)，這可不是在餐廳送上菜餚的「侍者」，而是犧牲自己時間、好讓別人不必浪費時間的「等待者」。葛絲的公司叫做「別人的時間」(Other People's Time)，忙碌的新英格蘭民眾若不想在汽車監理處排隊、或是花一整天等修理第四台的技工上門，就會尋求她的服務。她伸手順順捲曲的紅髮。「今天一早啊，」她說，嘴裡還咬著一條橡皮筋。「我在監理處待了一早上，就算一切順利，監理處也不是個好地方。」她努力想紮個馬尾辮，髮絲卻像電流一樣四散紛飛。她抬起頭來繼續說：「等了半天，總算快排到我了，我站在那個小窗口前面，但是櫃檯職員忽然心臟病發作！我發誓這是真的，他倒在地上死了。」

「真糟糕，」梅蘭妮屏息說。

「唉，更別提他們關閉這個窗口，我得從頭再排一次。」

「妳可以多算錢，」麥克說。

「這種狀況可不行，」葛絲說。「我兩點鐘還得趕去『艾克斯特』。」

「艾克斯特中學？」

「沒錯，我跟一位法克斯席爾先生有約，結果他竟然是個荷包滿滿的三年級學生，他要雇人替他罰坐。」

詹姆斯大笑。「真是天才。」

「校長當然不同意，我解釋說我跟他一樣不曉得這個小孩子的計畫，但他還是長篇大論地教訓說大人應該懂得負責等等，浪費我不少時間。然後我趕去足球場接凱特，車子的輪胎卻沒氣了，等我換上備胎、開到足球場，她已經找到人送她去蘇珊家。」

「葛絲，」梅蘭妮說。「那個職員怎麼了？」

「妳自己換輪胎？」詹姆斯說，好像沒聽到梅蘭妮說話似地。「真讓我敬佩。」

「我也很佩服我自己。但說不定輪子裝反了，我想今天晚上還是開你的車比較保險。」

「妳還得工作？」

葛絲點點頭，服務生上菜時她笑笑說：「我得去買搖滾樂團『重金屬』的票。」

「那個職員到底怎麼了？」梅蘭妮逼問。

大夥瞪著她。「拜託喔，梅蘭妮，」葛絲說。「妳不必喊得這麼大聲。」梅蘭妮聽了臉紅，葛絲馬上放緩口氣。「其實我不曉得他怎麼了，」她招認。「救護車把他帶走了。」她撈了一把麵條到盤子裡。「對了，今天我在州政府大樓看到艾蜜的畫。」

「妳在州政府大樓做什麼？」詹姆斯問。

她聳聳肩。「去看艾蜜的畫，」她說。「畫看起來……嗯，似乎好專業，畫框亮晶晶，下面還

掛了一條長長的藍色緞帶。以前我把她和克里斯畫的蠟筆畫收起來，你們還笑我。」

麥克微笑。「妳說這些畫有一天會變成退休基金，所以我們才笑妳。」

「你們等著瞧，」葛絲說。「她十七歲會拿到全州藝術比賽冠軍，二十一歲會在藝廊開展……不到三十歲，她的作品就會陳列在『現代藝術博物館』。」她伸手捉住詹姆斯的手臂，把他腕上的手錶錶面轉向她。「我再過五分鐘就得走。」

詹姆斯把手縮回來放在大腿上。「晚上七點開始賣票？」

「早上七點！」葛絲說。「睡袋已經在車子裡。」她打了個呵欠。「我想我得改行做些比較沒有壓力的工作……比方說機場塔台管制、或是以色列的總理。」她夾了一些木須雞肉、捲了幾捲分送給大家。「葛林柏萊特太太的白內障還好吧？」她心不在焉地問。

「開刀解決了，」詹姆斯說。「她的視力將恢復正常。」

梅蘭妮嘆口氣。「我也要開白內障。我沒辦法想像一覺醒來、看得清清楚楚的感覺。」

「妳不需要開白內障，」麥克說。

「為什麼不需要？我可以不必戴隱形眼鏡，更何況我認識一位很好的眼科醫生。」

「詹姆斯不能幫妳開刀，」葛絲微笑著說。「幫自家人開刀不是違反了某些倫理規章嗎？」

「倫理規章不適用於『幾乎是一家人』（Virtual Family）。」

「嗯，『幾乎是一家人』，」葛絲說。「我喜歡這個名詞。應該制定一些法條……你們知道的，就像是普通法所承認的婚姻：如果你跟對方形影不離相處了一段時期，你們就等於是親人。」她嚥下最後一口木須雞肉，站了起來。「唉，」她說。「這頓飯真是豐盛。」

「妳還不能走，」梅蘭妮邊說、邊轉身跟服務生要幸運籤餅。服務生過來時，她塞了幾個籤餅

到葛絲的口袋裡。「賣票的地方可不提供外賣。」

麥克拿起一個籤餅捏碎。「不可輕忽愛情的贈禮，」他大聲唸道。

「感覺年輕，人就年輕，」詹姆斯看看自己的籤餅後唸道。「就我的年紀而言，這話說了等於沒說。」

每個人都轉頭看著梅蘭妮，但她低頭唸唸小紙片上的字句，然後收進口袋裡。她相信如果大聲唸出來，好運就不會成真。

葛絲拿起盤中剩下的幾個籤餅之一，把它扳開。「你們看看，」她說。「我拿到一個空心的籤餅。」  
「沒有籤條？」麥克說。「妳的晚餐應該免費。」

「檢查看看地板，葛絲，妳肯定把籤條掉在地上。誰聽過幸運籤餅裡面沒有籤條？」梅蘭妮說。但地上沒有籤條，盤子裡、或是葛絲外套上也沒有。她有點難過地搖搖頭，舉起茶杯說：「為我的好運乾杯。」說完就一口把茶喝光，匆匆離開。

新罕布夏州的班布里奇是個中上階級群聚的小鎮，居民大多是達特茅斯學院(Dartmouth College)的教授，或是當地醫院的醫生。小鎮離大學夠近，地段相當不錯，但離大學依然有段距離，稱得上是「鄉間」。狹窄的小路穿梭在屹立至今的老牧場之間，條條小路匯集到班布里奇，班布里奇於七○年代後期展現雛型，鎮上其中一條小路叫做伍德哈洛街，戈德和哈特兩家就住在這條街上。

兩家的土地加起來是個方形，也就是兩塊三角形的土地，中間有個共同的斜邊。哈特家的車道處最窄，然後由此處擴展，戈德家剛好顛倒，兩家之間隔僅約一英畝。兩棟房子中間有片小樹林，但不至於完全擋住視野，隔著樹林依然看得到對方家。

詹姆斯的灰色富豪轎車轉進伍德哈洛街，麥克和梅蘭妮分別開車跟進，上坡約半哩之後，詹姆斯在標示著三十四號的大理石石柱之處左轉，麥克轉進下一個車道，關掉卡車的引擎，下車站到駕駛座旁流洩出的一方光影之中，葛瑞迪和布魯很快撲地到他胸前，他等著梅蘭妮從她自己的車子下車，這兩隻愛爾蘭雪達犬在他身邊團團轉。

「看起來艾蜜還沒到家，」他說。

梅蘭妮下車，隨手關上車門。「現在八點，」她說。「她說不定才剛出去。」

他跟著梅蘭妮從側門走進廚房，她把薄薄的一疊書擺到桌上。「今天晚上誰輪值？」她問。

麥克伸伸懶腰。「我不知道，但不是我。我想是威斯頓獸醫院的李察。」他走到門口叫兩隻小狗，小狗瞪了他一眼，但顯然不願意停止追逐風中的落葉。

「真是滑稽，」梅蘭妮說。「一個獸醫居然叫不動自己的狗。」

梅蘭妮走到門口吹口哨，麥克退到一旁，小狗衝過他身旁，帶進一股清冽的夜晚氣息。「牠們是艾蜜麗的狗，」他說。「這可有所差別。」

清晨三點電話鈴響大作，詹姆斯·哈特馬上醒來。他試著想像葛林柏萊特太太可能出了什麼事，說不定需要急診。他滾到床的另一邊接電話，「喂？」

「請問是哈特先生嗎？」

「我是哈特醫生，」詹姆斯更正。

「哈特醫生，我是班布里奇警局的史丹利警官，你兒子受傷，已經被送到班布里奇紀念醫院。」詹姆斯喉頭一緊，想說的話全都糾結在一起。「他……他出了車禍嗎？」



對方暫不作聲。「不，先生，」警官說。

詹姆斯的心糾成一團，「謝謝，」他邊說邊掛了電話，雖然他實在不曉得為什麼要跟一個傳達壞消息的人道謝。一掛好聽筒，他馬上想到上千個問題。克里斯哪裡受傷？傷勢重不重？艾蜜麗在他身邊嗎？發生了什麼事？詹姆斯換上已經丟到洗衣籃的那套衣服，幾分鐘之內就衝下樓。他知道他十七分鐘就能到達醫院，他沿著伍德哈洛街加速行駛，拿起車上的電話，打給葛絲。

「他們說什麼？」梅蘭妮已經問了十次。「他們究竟說了什麼？」

麥克拉上牛仔褲拉鍊，穿上網球運動鞋。他想到自己沒穿襪子，唉，太遲了，去他的襪子。

「麥克。」

他抬頭看看。「他們說艾蜜麗受傷、被送到醫院。」他的手在發抖，但他訝異自己還能做些該做的事，比方說把梅蘭妮推向門口、找到車鑰匙、想出怎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開到班布里奇紀念醫院等等。

他曾假想如果半夜接到電話、電話另一端傳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時，他會怎麼辦？他以為他會急得發狂，但此時他卻小心倒車，穩穩握住方向盤，只有臉頰稍微抽動，透露出心中的慌張。

「詹姆斯在那裡工作？」梅蘭妮輕聲說，喃喃有如禱詞。「他會知道我們該找誰談、或是該怎麼辦。」

「甜心，」麥克邊說、邊在黑暗中握住她的手。「我們什麼都不曉得。」但當開車經過哈特家時，他看到屋裡一片沉靜，窗戶黑漆漆，感覺平靜安祥，似乎一切如常，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強烈的忌妒。為什麼是我們？他想，卻沒注意到伍德哈洛街尾有另一部車，煞車燈一閃一閃，已經朝著鎮上駛去。